

東海史料

懷念吳德耀校長夫人薛瑛女士

劉照男*

1960年新生訓練，吳校長強調東海大學是一個大家庭，師生關係至為密切，不像他在國外大學的經驗，直到畢業典禮才遠遠的看到校長。東海四年，我們很榮幸常常瞻仰校長伉儷的風采，畢業餐會，本來有機會與校長夫人握手寒暄，却因腴顏而錯失良機，如今她已經安息主懷，謹以此文追憶。

1960年聖誕節在體育館的燭光晚會，全校師生應邀參加，館內排滿餐桌，燈火輝煌，全校師長盛裝列席，學生們也都穿著乾淨，喜氣洋洋。那場盛大的「彌賽亞」演唱會，女高音就是吳校長夫人。後來幾次燭光晚會和「彌賽亞」公演，夫人都擔任女高音。

當年文學院男同學大都來自中南部，外表樸實，害羞而不善交際，第一次參加聖誕聚餐，看到這麼大的餐會，真是嘆為觀止，內心覺得又溫暖又好奇。大一經濟系男女生混合同席，第一次和女生一起用餐，感覺很拘束，當校牧任賜瑞牧師用國語謝飯禱告後，我們這桌眼看著桌上的美食，却不好意思挾菜，只低頭扒飯。這時，女同學關敏看不下，就嚷著：「光吃白飯嗎？」經她提醒，才開始大方用餐。

餐後，緊接著燭光晚會，禮堂的燈光漸漸熄下來，管絃樂團奏聖歌：「請來忠信聖徒」，赫赫有名的「聖樂團」，人手一支蠟燭，排成兩行，邊走邊唱，從禮堂後面走向舞台，使我想起華格納歌劇「唐懷瑟」中莊嚴神聖的「朝聖者合唱」。我們的餐桌靠近走道，聖樂團員從我身邊走過，微弱的燭光顯出聖潔的面容。

四位獨唱歌手站在聖樂團前，男高音吳文修先生是台灣中部名聲樂家。然而，大眾注目的焦點還是校長夫人。夫人身材修長，外型高雅，歌聲清脆甜美，中氣十足，我們坐在底下當忠實的聽眾，深深佩服，也感到十分光榮，衡諸國內外大學，不知那位校長夫人有如此崇高的藝術造詣。

漫步校園，看見建築風格獨特的校長公館，尤其那叢爬在牆壁上的長春藤，在台灣並不常見。建築師選出象徵長春藤盟校的植物當點綴，與主人身份相稱，同時也表達「東西此相逢」的創校理念。館內的東海第一夫人，不僅是聲樂家，也是學貫中西，才德兼備的女士。

其實，吳校長夫人豈只才德兼備。1961年，宋美齡蒞臨大度山，探訪吳校

* 東海大學第六屆經濟系校友

長伉儷成為東海校史上的盛事。路思義教堂于1962年破土興建時，吳校長夫人頭上綁條絲巾，應酬於賓客之中，無愧為吳校長的賢內助兼親善大使。

1963年東海最著名的地標落成，「時代雜誌」創辦人亨利、路思義家族蒞臨剪綵，感恩禮拜由周聯華牧師主持，吳校長夫人獻詩讚美神。路思義先生固然是世界名人；其夫人克蕾、布斯、路思義(Clare Boothe Luce) 更是風華絕代，英國首相邱吉爾稱她為美國最有勢力的人，她蒞臨中華民國，榮獲蔣總統及夫人親自接待；蒞臨東海大學時，除了吳校長伉儷，沒有人可以與她分庭抗禮，當年的國際新聞已成為歷史(The rest is history)。

1964年畢業典禮後，畢業生應邀加入「東海大學校友會」，出席的人並不多。郭永助學長代表校友會，感慨地說：「我們以後要在一起像今天這樣，容我不客氣地說：恐怕不可能…。」吳校長卻引用湯恩比的話鼓勵我們：「今天來參加的很少，但任何團體有貢獻的也是湯恩比所說的『創造性的少數』(Creative Minority)。」畢業後，我們果真無緣相聚在一起；但仍然銘記校長的話，努力當「創造性的少數」。

離校前，吳校長招待第六屆畢業生，聚餐地點在學生中心-「銘賢堂」。本來以為校長招待的餐會和其他飯局一樣，大家隨便進場，找個位子坐下去就對了。可是當我們抵達會場時，發現吳校長和夫人站在門口歡迎畢業生，因為他們兩位是主人。糟糕了！怎麼和吳校長及夫人握手寒暄！大學讀完，智識略有進步；可是我們的人際關係仍然停留在入學時的水平，害羞的本性並沒有改善，踏進餐會這一關比期終考還難。

於是幾個男生混在一起，你推我擠，硬擠進去，吳校長見狀十分驚愕，但吳夫人卻不動聲色。輪到我進場，也只匆促地和校長握手，對站在旁邊的夫人一句感謝的話都說不出來。我回頭看，後面進來的幾位女同學態度自然，和校長寒暄時，面帶笑容，從台北來的同學顯然比較老練。

校長夫人，請原諒並接受我們遲來的感謝！以往我們以妳為榮，祈求妳在天之靈保佑東海，日益茁壯。

